

只看青绿

□浙江杭州 桑飞月

春分雨后,河边一株桃树绿肥红瘦,心中很是一惊,觉春深。

此刻,樱花和玉兰应是红消香残;桃花和油菜花也凄凄惨惨……不如去看看海棠,海棠应该正艳,去了恰好让它弥补一下这个不完美春天的缺憾。想来想去,最后去了安溪古镇。

记得古镇溪边有一大片海棠林,树也很大棵。去了一看,海棠这种花,太过柔薄了,雨一淋,花瓣全都耷拉了下来,像一只只受伤的翅膀似的,毫无姿态可言。怪不得当年李清照雨后清晨醒来后,第一件事就是问海棠好不好——海棠不好,春便老。

一时间,万分失落,茫茫然间顺着老街走上了附近的苕溪大堤,想换种心情。站在堤边怔怔地看了一会儿,渐觉那颗蔫了似的春心,此时在一点一点地打起精神。

苕溪两岸,满眼青绿。而且这青绿是宏大的,浩荡的,那一刻,我感觉它在对我进行着快速的治愈。

苕溪也常来,但多在深秋。苕溪的苕,乃芦花之意。苕溪,即一

条两岸长满了芦苇芦荻的溪,深秋时常来看芦花雪。不过,这春天的苕溪,我却是第一次见。春溪与秋溪最大的不同即是,水位升高了,水面淹没了宽阔的芦苇滩,直达堤岸。黄河春汛称桃花汛,此时的苕溪水,我想亦可叫桃花水吧。桃花流水鳜鱼肥,说的即是此时的苕溪。

桃花是红的,但桃花水是绿的。那绿,像春雨把春风刚刚刷到草木上的绿颜料给冲下来了,冲到溪水中似的。

河滩上,原有几棵树,乌桕、桑,好像还有构树。此刻,这些树也都被淹了,只露了个头,像在水里游泳似的。游泳的树,也将溪水染绿了。

与苕溪近似平行的不远处,是连绵不绝的天目山余脉。鸬鸟山、径山、王位山,罗窑山……都在那里。这些山,有些我去过,有些没有。山上郁郁葱葱,要么是毛竹,要么是茶,要么是参天大树……此刻,它们映在苕溪岸边的我的眼中,呈黛蓝色。再看,山脉绵延不

绝,溪流也绵延不绝,这不就是《千里江山图》吗?山河静默,但人看时,心会随之起舞,又想起了《只此青绿》……

在山与溪之间,是绿油油的麦田。真的是绿油油,绿得要流出油来,像油画。因为绿,田埂上的那些白鹭就特别显眼,像画家洒在那里的一滴滴白颜料似的。我慢慢走近,举起相机。那白颜料迅速摊开,化成鸟的形状,在空中划了几道曲线,又收成了白颜料,滴到了更远处。

树是绿的,麦田是绿的,麦田边上村子里的小楼,也被地刷成了蓝绿色。和大地融为一体,一片青绿。

真好看呀,这些青绿。人在春天,常常只记得春花之美,然而,美物的稍纵即逝,又容易让人伤感。好在,还有青绿,这青绿像一只有力的大手,能托住你坠落的心情,托着你,走向辽阔与宽广。

这个春天,疫情兼着倒春寒,但好在青绿是花事的弥补。今春,不伤花凋,只看青绿。

学会别离

□陕西商洛 周文英

下班回家直奔厨房,想摊煎饼,却发现存鸡蛋的坛子空着。锅碗瓢盆缩着冰冷的脑袋,像在对我挤眼嘲讽:伙计,你饭来张口的日子结束了,结束了,结束了!

鼻子一酸,心里空落落的,五边形的家像缺了一个角,而那个角不管你怎么用功努力,都画不出来了。在这之前,我很少关心家里的油盐用完了,米面该买了,它们似乎永远都有。也很少操心明天吃什么,孩子的早餐在哪里。但因为婆婆走了,“世道”就变了。家里的窗户不再有人打开通风,拉上窗帘遮阳,它们像是按了暂停键,开了就一直开着,关了就一直关着。

一向身体硬朗的婆婆匆匆去了,母亲帮我收拾狼藉一片的家,打扫完卫生,隔天又买了菜送来。我幡然醒悟:一直都是两个母亲在加倍呵护,不是她们离不开我,而是少了她们,我的生活就像电脑程序出错一样忙乱。

她走了,好像完成了使命。孩子大了,不用她再接送、帮忙背书包、辅导功课。我的车技已比较娴

熟,不用她经常帮忙占据好停的车位,指挥停车……我们在南方多年,刚好这几年有了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欢聚,可她却着急地走了,像每一次的赶路。

多年前不明白婚后为什么得把一个陌生的,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称作母亲,今天想来那是母爱的最大分享,母亲把独享的至尊称谓复制给另一个女人,希望她能像自己一样继续呵护自己的女儿。

和同学朋友八卦,她们常常炫耀三口之家的幸福温馨:周末睡到自然醒,吃喜欢的昂贵食物,任性买买买,不用担心有人唠叨你懒,不会理财,不会居家过日子,自己永远是家里的女王。我笑笑不予争辩;夏虫不可以语冰!跟不曾被婆婆宠爱过的女人说婆婆的好岂不徒劳?

那一夜婆婆犯迷糊,先生抓住她的手叠声叫着:“妈!妈!妈!你咋连我都认不得了?”先生像孩子一样大哭,我也哭。扶婆婆去厕所,她睁着惊恐的眼睛,一脸茫然,抓住餐桌的手怎么也不松开,似乎在问:你们是谁?拉我干什

么?看着她躺回床上,我们刚回到房间,她却在屋外喊着先生的小名,问她干什么?她问某某在家没?某某回来没?我说在家呢,回来了。她说回来了我就放心了,走回房间去。不到十分钟,她又在屋外喊,我出去应了,拉她回床上……我搬了躺椅睡在她的房间门口,她才安心睡一会儿。

在婆婆生病的半年多时间里,她只能吃流食,稀一点稠一点,菜切得大一点小一点,稍咸或稍淡都会影响胃口,先生尽量亲自做饭、护理。婆婆生病后期,因为咳嗽、疼痛,她多次说还不如喝点什么药让她快点走了算了,实在受不了这份罪,看着她那么痛苦,我们却无法分担,只能来回在医院奔波。

婆婆一生从教三十余年,不说桃李天下,但至少在那个穷乡僻壤,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里,她给那些穷孩子洗过脸,补过衣服,做过饭,她像一支蜡烛,照亮过暗夜。在她生命弥留的两个多月,也在用自己的病体教育着我们:学会忍耐、学着别离。

清明茶

□福建宁德 卢荟羽

清明的茶,削走尘嚣的浮华,唤醒春天的生机。作为一名采茶“小时工”,我已经工作了12个年头。

每逢清明前的四五天,父亲都会驱车带我去山庄采清明茶。山庄里有一片翠汪汪的麦田,茂密的麦田中有一条泥泞的小路,这是去茶山的必经之路。小的时候,这段路都是父亲牵着我走,一向调皮的我,经常闭着眼睛就撞在了父亲身上,记忆中父亲的背是那么宽厚那么挺拔。经不住岁月的侵蚀,父亲的背驼了,现在这段路,已经换成我牵着父亲走。

穿过麦地,面前伫立着一座矮矮的山峰。层层梯田铺满了茶树,我们越爬越高,很快来到了峰顶。放眼望去,顶峰的五株茶树依次并

排而立,和其他茶树不同的是,它们迎着阳光,肆意生长。起初,我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不采底下的茶树,非要采最上头的。后来,父亲给我讲了个故事:50年前,一名年轻男子背井离乡来到个小村庄,在那里,他成了名手艺人。男子成家立业后,一直有个梦想,他要在山头留下一片茶树,让后代过上一日三餐都能温饱的日子。那个男子就是我的爷爷,他虽然没有成片的茶园,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五株长势最好的茶树。

采茶要采鲜芽,轻折芽底快又准。这是爷爷手把手教给父亲的采茶口诀,现在传给了我。和大部分新手一样的,我也曾把那青翠成垄的大叶片通通收入囊中。爷爷生前

爱吃冰糖,给父亲泡的清明茶也带有冰糖,父亲也沿用了爷爷的泡茶习惯,这杯冰糖清明茶,嘬一口,扑鼻的清爽、温热的甜蜜就能一路沁到肺腑,唇齿间,整个春天都开始弥漫奔走。

伴着清晨的微光,我拈起数片茶叶投入壶中,再涌进汨汨热水,沁一出好茶。不似父亲泡的清明茶微甜清爽,我的这杯茶里多了些苦涩,一口抿下,却又芳香暗置,满是生活的味道。

今天,父亲打来电话,他说他要将那片山头都栽满茶树,让清醇的茶香回荡山间。我想,爷爷的梦就像结在茶树上的嫩芽,无论走过多少个春秋,都将年年盛放,代代相沿。

街头缝纫女

□苏州 沈惠勤

为了练形意拳,我配了一套运动装。一试,裤脚管太长。我想起了街头那位缝纫女,一个每天去菜市场都要见到的中年女人。

女人的摊点最初设在街头菜市场外,一个遮阳棚构成了她临时的家,简陋、灵活,却方便于人,她在嘈杂的环境中安然地打了一年又一年的工。没有像样的店面,人们只有需要时才去找她,不需要时侧目而过,她从来无声无息。她只靠天,只要天不下雨,她就能谋生。她只靠自己,双手勤劳了,就能把自己的日子维持下去。

农贸市场重建后,缝纫女在市场里终于拥有了一席之地——一个让她和丈夫赖以谋生的逼仄的、狭小的干洗店。10平方米的空间大半是丈夫的工作用地,顶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寄存衣服,丈夫在底下的台板上终日熨烫衣服,如同一只陀螺。店内还剩几平方米的空间里安置着一台丈夫工作所需的洗衣机,机上搁一块板,算是床了。夫妻劳作一天后休息在此,其窘迫只有他们心知肚明了。

缝纫女的缝纫台依然只能排在丈夫干洗店之外,延伸出的顶棚下她终日落座台前,有时穿针引线,有时拆拆补补,有时脚踩踏板,有时飞针走线。女人几乎不能起身,因为一边堆满了人们拿来需要缝补或已经被她缝补好的旧衣物,一边货架上陈列着人们生活中也许会忽略却也很重要的生活用具,诸如镊子、瓶塞、暖水袋、清洁球之类,女人兼卖这些小商品。

记账

□仪征 张正

一套新房子装修好,一本120页的硬面抄也快记完了,上面记满了我们何时、何店买了什么样的装潢材料,单价如何,总价如何,店主联系方式是什么,等等。一应俱全。

设立这个账本的初衷,是为了方便最后统计装修一共花了多少钱,心里好有个明白账。结果装修好了,钱花了,账本记满了,心也累了,再算那个劳而无功的账已没有心情。就算耗上半年时间把每笔细账都计算精确,结果又如何呢?有些事弄得太清楚了反而不好,不如大处明白,小处糊涂,落个心里平静。

账本留着还有什么用?我正准备处理,妻子说,不能丢,我要珍藏!哈,每一份账单都有她唇枪舌剑的付出,许多讨价还价、论质论量的场景她记忆犹新呢。哪一个生意人不想获取最大利润?我们一切口舌之争能做到的仅仅是价格不要太离谱,物要有所值,质量不能

女人总是尽可能减少起身机会,琐碎的事务中她无暇奉献她的热情。女人也会很用心,但凡有人拿来缝补的旧衣服,她一概依序进行,你等也好不等也罢,她做好了就传给你,你不在她也能把衣物替你保管好,有些粗心主顾的衣物存了几个月她从来都替你保管着。女人干活有时也会很讲原则,我在这天就遭遇了拒绝,理由是:“这是针织品,我没有拷边机,会脱针的,你上别处去吧。”

我有点生气,真去找别人了,那个“别人”正在做被套之类的大件,换针引线?人家嫌烦!我又一次遭到拒绝。

我只好吃回头草,仍旧到缝纫女那儿,我说:“麻烦你了,我可以多出一点钱。”

缝纫女没有抬头,一边不停地为一条牛仔裤上拉链,一边边过话来:“我不是多要你的钱。你这是针织品,以后脱针了怎么办?”

我听到还是那个症结,便放过去:“你没有拷边机我知道,多叠一层缝合就行,我不会找你麻烦的。”缝纫女就传过话来:“那你等着吧。”说完指指三个排队的,我顺从了她的意思接到队尾。

半个小时后,我终于如愿以偿截短了裤管,心气和畅,缝纫女收了我5元钱。

我看到了缝纫女廉价劳动背后的真诚用意,生出些许敬意,敬佩缝纫女对人对事的不卑不亢;有些许明朗,明晰女人洞穿世事的安之若素。

太糟糕。一句话,你可以赚我们,但不可以“宰”我们。不过,房子装修好了,是被赚了还是被“宰”了,我们懒得再理这个账。

妻子坚持要保存账本,我依了她。不管怎么说,对于平庸如我者,这是人生中一段难忘的记忆。这样的记忆是我们每个人积累生活经验的一种方式,具体的经验,比如装修新房的经验,也许我们这辈子很难用上许多次,但有了这样的经验,我们会以此类推,在别的某些事情上发挥作用,因为人的一生中,不仅有被不断遗忘的“旧账”,还有必须认真对待的“新账”。

坐在阳台上闲翻书,有人按门铃,是邻居,他家还没有开始装修,正在计划,已来我家“参观”过多次,他看中我家水电工的手艺,向我打听对方的联系方式。我打开账本,第一页上就记着各种匠人的联系电话,邻居记下,说声“这段时间少不了还要来麻烦你”,谢而离去。旧账,正在发挥新作用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33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